

我为何要 加入教会？

司布尔（R. C. Sproul）/著
乔兰山以姐 /译

Why Should I Join a Church?

© 2019 by R.C. Sproul

Published by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421 Ligonier Court, Sanford, FL 32771

Ligonier.org ReformationTrust.com

Printed in China

RR Donnelley

0000819

First edition

ISBN 978-1-64289-207-9 (Paperback)

ISBN 978-1-64289-208-6 (ePub)

ISBN 978-1-64289-209-3 (Kindl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The only exception is brief quotations in published reviews.

Cover design: Ligonier Creative

Interior typeset: Katherine Lloyd, The DESK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the ESV® Bible (The Holy Bibl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copyright © 2001 by Crossway, a publishing ministry of Good News Publishers. Used by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Names: Sproul, R.C. (Robert Charles), 1939-2017, author.

Title: Why should I join a church? / R.C. Sproul.

Description: Orlando, FL :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2019]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and index.

Identifiers: LCCN 2019017410 (print) | LCCN 2019019983 (ebook) | ISBN 9781642892086 (EPub) | ISBN 9781642892093 (Kindle) | ISBN 9781642892079 (pbk. : alk. paper)

Subjects: LCSH: Church membership. | Church attendance. | Church.

Classification: LCC BV820 (ebook) | LCC BV820 .S67 2019 (print) | DDC 262--dc23

LC record available at <https://lcn.loc.gov/2019017410>

Chines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by Yida,

Copyright 2021,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Saint Joseph, MO 64506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目 录

第一章——分别为圣的人与场所

第二章——基督的身体

第三章——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

第四章——有形与无形

第五章——何时可以离开教会

第六章——直到地极

第一章

分别为圣的人与场所

一次圣地之旅中，我拜访了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圆顶清真寺。这是全世界最神圣的伊斯兰教清真寺之一。进门之前，导游花了五到十分钟仔细给我们讲解了进入这所清真寺的正确礼节，对此我感到十分好奇。例如，我们不能让太太挽着我们的胳膊，这样的姿势在如此神圣的场所里是不合宜的。当然了，进门之前我们还得把鞋脱了。

全世界的宗教都有它们的圣所，一个神圣的地方，这难道不有趣吗？基督徒经常将教会视为一座建筑物，一个人们聚集敬拜、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因着这个缘故，很多人以为离了教会也能做基督徒。他们心想：「我不用跟其他人聚会也能做基督徒，我可以在自己的所在地敬拜神，我不需要什么教会。」

在我们的国家与文化中，很多人都对教会不抱幻想。教会会让人失望，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我们很少会碰到有人激动地说：「噢，我太爱教会了！」然而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从圣经明确得知，基督非常爱教会。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就不可能不爱他所珍爱的事物，甚至报以轻视。

我写这本小书，目的是为教会辩护。我想定义并解释教会，教会是什么、由什么组成，然后探讨教会的使命与呼召。如此，盼望能呈现出教会对于基督徒的重要性，加入一个信徒群体对基督徒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透过研读圣经，我们很容易得知，教会并不是一座建筑物，而是由人组成的。然而即使在圣经里，敬拜的场所也有其重要地位，有其是旧约的以色列。不妨回想一下，会幕是按照神指定的样式建造的，里面的物品也是由被圣灵充满的工匠精

心完成。大祭司亚伦的服装是神设计的。圣殿的建造，其诸般细节也是由神亲自授意的。

如果教会不是建筑物，那么建筑物对我们而言还有什么意义呢？似乎从前时代里教堂建筑的神圣性，如今已不复存在。教堂的建筑风格发生了改变，我们很少看到新建的教堂是哥特式的，带着精雕细琢的拱顶和扶墙。在过去，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也传递出一种超越感和崇高感。如今大部分的教堂都是按照功能设计，走实用路线，目的是方便聚会。现代的教堂实际上跟会议室没什么两样。然而，你若是走在美国的街道，看到一间教会，很容易就能认出来，教堂建筑总是有其独特性。世界各地、各个文化下的人，不论信仰什么宗教、是否有宗教信仰，都有建造神圣建筑物的本事。

人类学家声称，每个人的心中都一种难以满足的饥渴，想要与神圣的事物发生关联。所有文化下的所有宗教都有其「显圣物」，既神圣的外在体现形态。我们希望能看到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区别，想要区分圣洁与凡俗，哪怕在建筑物上也要体现出来。

神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注意到，美国每间教堂的前门，对人而言都具有象征意义。教堂的门意味着一种分隔，迈过这个门槛，我们就将世界与凡俗抛在外面，进入了圣洁，面对神圣与超越。

这里要小心，因为我们还记得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教导。她想把耶稣拉到关于敬拜场所的神学争论中。「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 4：20）。她的意思是，神是在基利心山，还是在耶路撒冷？耶稣需要打破她对于神所在地的狭隘观念，告诉他神并不局限于人手所造的建筑物当中，神也不受有形边界的束缚。我们观念里的神圣场所和世俗场合，神都同样临在。但尽管有耶稣的警告，我们还是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性倾向，渴望将一段特定的时间、一些特定的场所划分出来，用作圣洁的功用。

然而，教会确实不等于建筑物，教会是人。圣经中的「教会」一词源自希腊单词 *ekklēsia*，意思是「呼召」。因此，教会是一群蒙召的人，由一群被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人组成。教会里的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召唤，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神命令他们跨过俗世的门槛，进入圣洁的所在。

旧约中，神呼召以色列聚集敬拜时，以色列人会吹响号角，标志着他们放下世俗杂务，聚集在神的面前。以色列的敬拜经常如此开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主在你们当中，他要说话。」即使是如今的教会崇拜，我们也是以敬拜的呼召开始，因为教会就是一个蒙召敬拜的整体。教会是从世界被召的，其成员都是神为着一个呼召所召来的，即成为神的子民，成为圣洁，如同神是圣洁的。

圣经中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意象是基督的新妇。这个意象扎根于旧约，神呼召一群百姓归向自己，向他们起誓，进入与他们的庄严圣约。神起誓永远忠于他的百姓，神与人立约，他的百姓也发出自己的誓言。因此，神与以色列达成盟约的联盟。这幅婚姻意象贯穿整个旧约，神与以色列订婚，以色列却对神不忠，这种不顺服的罪相当于淫乱。

新约里，我们发现这一新妇意象有了崭新的维度。为了完全理解这个比喻，我们必须先理解旧约的婚姻。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诫之后，我们在二十一章读到律法更广义的内容，即「圣洁律」。二十一章的开头部分与我们当今文化格格不入，是关于契约奴隶的律例。有一条律法规定，如果一个人成为奴隶，那么六年之后安息年到来之际，这个人必须被释放。如果这个人成为奴隶时已经有了妻子，那么他的妻子也必须与他同获自由。但如果他成为奴隶时并未成婚，主人为他娶了妻，妻子又生了儿女，那么到了安息年，奴隶是自由的，妻儿却要留给主人。我们读到这样的规定，感到无所适从，不仅是因为契约奴役的观念，更是因为主人留下奴隶的妻儿似乎很残忍。

但我们必须明白，在以色列，男人若想与一名女子成婚，必须交付聘礼。他所付的聘礼表明他有能力照顾新娘和他们生出的儿女，除非收到聘礼，否则女方的父亲不会将女儿交

出去。而在希伯来奴仆的案例中，希伯来主人有责任确保奴隶的妻儿受到充分的照顾。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在契约奴役关系下，丈夫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自己无力还债。他没有钱，所以必须靠劳动来还债。若是恢复自由，他自然也没有钱来供养妻儿，所以神的律法规定主人仍然有责任供养奴隶的妻儿，直到丈夫有能力独立谋生，为妻儿再付聘礼。

为什么这个细节对我们很重要？教会蒙召成为基督的新妇，主要是因为「耶稣买赎了他的新娘」。他已经付上了终极的聘礼，就是自己的宝血。不仅如此，他所买赎回来的这位新娘并不是纯洁的。旧约中，如果女子假装结婚时仍是处女，但结果被发现并不是，就会面临严峻的刑罚。但我们的主买赎了一位并不纯洁的新娘，他为她而死，承诺天父，在天上的婚礼上，要让新娘无暇无疵地出场，因为他爱她。基督爱教会，用自己的生命将教会买赎回来。

第二章

基督的身体

新约经常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一方面简单易懂，然而若探究其意义，又会发现其深远内涵。要理解教会作为身体这个概念，不如将教会理解为一位母亲。居普良曾说：「那不以教会为母的，也不以神为父。」关于这句话的含义，教会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我想专注于居普良要强调的重点。

有人会说，正如我们要生在人类家庭，必须有一位母亲，我们进入神的国也必须有教会这位母亲。但我们不当这样解读居普良的话，教会并不能使我们得救，基督才是救赎我们的那位，而我们的新生命是圣灵重生的作为。当然了，教会在方方面面都像一个接生婆，用福音的宣讲、圣礼等蒙恩之道给人接生。

然而除了生产，在这个世界上母亲还有一重重要功用，那就是养育。母亲不仅生下孩子，也会养育孩子。我们文化传统是母亲滋养、父亲管教，把教会比作母亲，可以看到教会对其成员的顾念和养育。正如婴孩极其需要母亲提供的养分，我们作为神国度的新生儿，也迫切需要蒙恩之道，而蒙恩之道主要存在于教会当中。这就是教会作为信徒之母的意义所在。

回归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概念，我们能想象出人们会怎样抵制这个概念。我曾听到很多人说：「看哪，我是个基督徒，我有信仰，我不需要教会。我自己敬拜，我的信仰是个人的、私人的，我不需要去教会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没准你自己也说过。如果你这么说，那么你确实有可能是个基督徒，然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查考新约很容易发现，基督尽管拯救个人，但从来不是让个人孤孤单单地走天路。

救赎不是群体行为，最终我们站立在神的面前，都是为我们自己站立。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宗族、国家、教会，都不能使我们站在神面前。神对待我们是个体性的，我们也是作为个体进入神的国。但我们不能将这个实际与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耶稣拯救个体，随后又将他放在群体中，他称这个群体为他的身体。

怎么会有人爱基督，却恨他的身体呢？怎么会有人接受基督，却一直缺席于神百姓的团契，在神的家中不见踪影呢？这是圣经的另一个意象：神的百姓或神的家（*laos Theos*）。婴儿出生后，假如只是留在产房，不给任何的喂养，他们会死亡。然而光是喂养并不足够，研究表明，倘若只是给婴儿食物和水，不给予陪伴和关怀，他们也无法存活。

我还记得有个牧师讲过自己喜欢户外烧烤。他把木炭堆好，浇上油，点上一根火柴，就可以等着木炭燃烧最后出现白灰。如果吹一吹木炭，火星还会冒出来，表明木炭温度很高。这时候，他就知道可以把肉放上烤架了。这个牧师说：「如果把一块木炭取出来，放在一边，会怎么样呢？它很快就会散尽热度，冷却而变为无用。」当人从基督的身体孤立自己，试图独自过基督徒生活，就会出现这种情形。神并没有要他的百姓过这种生活。

对于那些不喜欢把教会视为一个组织的人，你们可以视教会为一个有机体。有机体是活物，有生命力，可以移动，不是什么毫无生机的死物。论到身体，我们指的不是尸体，而是活物。人们希望归属于一个有活力、有生命的群体。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论到基督的身体说：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它也不能因

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哥林多前书 12：12-17）。

如果你只是一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视力超群，目光如炬，那么你确实可以拥有完美的视觉。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了，无人能与你建立关系。我们珍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但眼睛不能对耳朵说：「我不需要你。」耳朵也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也不能说：「我不属于这个身体。」

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教会就像人的身体，是个有机体。有机体要想保持生命力，必须满足一个绝对条件，那就是它必须保持自己组织有序的状态。如果一个有机体是组织混乱的，那么它就是消亡的。保罗称教会是一个组织有序的身体，这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组织，而是各个部分如何连结为整体，各个部分在有机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的贡献。身体若没有眼睛就不健全，没有耳朵和手也是一样。神造的身体是各个部分组成的荣耀整体：「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24-26 节）。

这是一个奇妙的样式。你是否见过人在教会里得荣耀？你在工作中、在学校，有没有见过被尊荣的人物？当这些人得到尊荣，你是否感觉到一丝丝的嫉妒？如果身体运转有序，那么一个成员受苦，所有部分都受苦；一个成员得荣耀，所有部分都得荣耀。个体永远不会失去其个体特性，加入教会时，我们无须将自己的特性埋没于群体。我们仍然保有自己的个体性，但这个体性必须为整体做贡献。一个肢体得荣耀，并不会使得其他肢体变得逊色。我们都需要彼此。

哥林多教会的人争执谁的恩赐最重要，因着骄傲出现内讧。「我是眼睛，我能看。」「我是嘴巴，我能讲。」「我是耳朵，我能听。」但保罗说，如果你不能说话，听觉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看不见，能讲有什么用呢？拯救我们的圣灵，将不

同的恩赐分给基督身体的各个成员，每个人都有神超自然的赋能，是基督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体若要健康，就需要我们全部的恩赐，不论是什么恩赐。身体要想健全，我们每个人都不可或缺。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宣称「信徒皆祭司」。这个观念意味着基督的祭司侍奉并非只授予神职人员，如天主教的教导，而是授予了教会的每一个人，所以他们都可以扮演自己的部分。我们都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侍奉，都有责任。因着人性的骄傲，我们都有尊崇自己恩赐的倾向。我可能会落入这样的试探，认为你要是真的属灵，就会追求教导的恩赐。教会最重要的事就是教导纯正的教义，因为没有纯正的教义，永远不会有纯正的福音侍奉。我可能会说，要是你真的属灵，就会对神学感兴趣。那么是什么使得我这样说呢？完全是因为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希望以为我的恩赐是最重要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作为一个神学家，我应当尽全力支持福音宣教事工、怜悯穷人事工、教会治理事工，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都有自己的恩赐，都有责任需要担当，以促进身体的健康与成长。

第三章

独一、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

继续探讨教会的属性和特质，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加入教会之前，让我们回顾下教会历史，一直追溯到四世纪的尼西亚信经。很多教会都在崇拜中使用尼西亚信经，这个伟大的信经写于公元 325 年，于 381 年修订，论及基督的神性——基督是「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受生而非被造……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除了关于基督位格与工作的伟大教训外，尼西亚信经也给出了一个关于教会属性的著名清单，即教会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一下尼西亚信经列出的教会属性：独一、圣洁（神圣）、大公、使徒。

教会是独一的

尼西亚信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独一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很难看到教会的合一，但尼西亚信经写成的时候，教会的确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具有组织上的合一性。当时的世界基本上只有一个有形基督教会，当时大分裂和宗教改革尚未发生，这两个事件导致基督身体的有形合一破裂。例如，美国有成百上千个新教宗派、组织和传统，我们无法再像四世纪的教父们一样，声称教会在有形意义上是独一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基督的身体仍然保有一种合一性。

例如，不论我们在教义上有何分歧，不论我们的差异是按照什么区分标准，仍然存在一个众教会都接受的普世信仰。早期的信经就是这一普世信仰的总结，例如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有一套核心真理是每一个真教会都认可的，我们都相信三位一体，都相信基督的神性，都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

的工作。我们可能在代赎的细节上存在不同认知，但我们显然相信基督的死就是代赎。教会也仍然具有一主、一信、一洗。如果有人路德宗教会受洗，后来决定加入循道宗，那么循道宗应该认可路德宗的教会。从循道宗转到圣公会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就是基督。我们同有一个信仰、一个洗礼。

合一还有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圣徒相通」。曾经有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患有绝症，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读了我写的《苦难的真相》一书。他还想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回天家了，很盼望与基督永远同在。他写道：「我希望你知道，我将在信心中离世。」读到这个年轻人的信，让我很是唏嘘。我心想，如果我有机会跟他说话，我会谈到跟路德、奥古斯丁、加尔文、爱德华滋等历世历代的伟大圣徒见面。我可能会说，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即将踏上过去每个基督徒都走过的旅程。他们每个人都透过死门迈入天堂，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在信心中离世，加入天上的圣徒团契。作为基督身体的一员，我们享受的团契超越了归属的地方教会。

作为基督徒，我们周日早晨聚集敬拜基督时，是在享受与基督的团契。靠着圣灵，我们与基督相交。主日早晨去教会时，尽管我们的教会归属于不同宗派、坐落在不同的地区，但我们都是在与基督相交。既然基督能同时临到你我的教会，你我也都与他相连，那么我们也是在同一个团契之中相交。「相交」这个词在拉丁文中的意思就是「与……合一」，所以，我们在教会团契中，是与其他人合一，这就是教会的合一性。这样的相交不只是活着的圣徒相交，在一种奥秘的意义上，我们而且透过基督与历世历代的圣徒相交，他们此刻仍然活在基督里。

教会是圣洁的

近年来，宗教领袖频曝丑闻，导致有些人说：「如果有什么机构是不圣洁的，非教会莫属。」人们常说，教会里充满了假冒伪善的人。如此，我们大概会以为古代教父描述教会时会称之为独一、「不圣洁」、大公、使徒的教会。

然而教父们用的词却是「圣洁」，原因很简单，神的话称之为圣洁。新约信徒被称为「圣徒（hagioi）」，意思是「圣洁的人」。我们如此不圣洁，怎能被称为「圣洁的人」呢？保罗对哥林多的圣徒说：「不要再争斗，停止你们的道德行为。」然而他仍旧称他们为圣徒。罪人被称为圣徒，似乎相当矛盾。

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圣洁，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教会是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神已经使这个机制与一切人间机制分别，他将之分别为圣，因此神使之成为圣洁。第二个原因是身为真基督徒的教会成员都有圣灵的内住。换句话说，圣灵降临于教会，降临在神的百姓身上，居住于他们里面。这并不表明圣灵的內住立刻能使人达到完美境界，我们并没有得荣耀，尚未完全得到圣化。但只要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圣洁的圣徒了。

论到神的三个位格，我经常思想，为何三个位格中有一个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圣」字。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但我们不常说圣洁的父、圣洁的子，我们一般会说「父、子、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圣灵工作的重心就是使神的百姓成圣。因此，圣灵在教会中运行，透过蒙恩之道使我们成圣。

教会是大公的

尼西亚信经给教会的第三个形容词是「大公」，「大公」这个词意思是「普世的」。四世纪尼西亚信经写成时，基督教会的普世性更多体现为同宗同派。不论哪里出现基督的教会，不论是在希腊、意大利还是英格兰，可以说都隶属于同一个宗派。这些有形教会具有相同的结构和体系，因此教会能说：「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如今因着教会历史上的大分裂以及宗派的增殖，教会在有形和体制意义上的大公性已经不复存在。

十六世纪天主教和改教家之间的冲突，部分正在于这一点。那些脱离罗马天主教体系的教会，例如德国的路德宗、瑞士和苏格兰的改革宗，天主教该怎么处理呢？他们声称这些在别国兴起的教会并非真教会，因为它们不是大公的，而是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点。天主教就不同了，遍布世界各地，在全世界都有分支。十六世纪天主教就是这样批判新教的：「你们局限于一个地方，我们才是大公的。」然而新教徒却说：「我们接受的信仰是大公的，一主、一信、一洗。这个信仰仍然是普世的，我们持守大公的信仰，即圣经普遍适用的教义。每个真教会仍然具有这般的大公属性。」

长老会、路德宗、荷兰改革宗、浸信会、循道宗等等，这些不同宗派各有特色，其特色皆代表着教义上的细节分歧。然而只要它们仍旧持守同一个真信仰，就同属于同一个大公教会。任何真改革宗信徒都是大公教会的一员，真路德宗也是一样。宗派或许会模糊教会的大公性，我们无法看到体系层面的合一，但宗派并不会摧毁教会的大公性。我们接纳各个宗派的差异性，但并没有抛弃大公性，即基督教存在普世真理。一切真信徒不论属于哪个宗派，都是大公教会的一员。

教会是使徒的

最后，教会是「使徒的」。纵观历史，恐怕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一样，使徒的权威饱受来自教会内部的攻击。早期教父爱任纽与诺斯底派等团体争辩，因为他们声称：「我们不再跟随使徒的教训，我们有自己的洞见，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权威来源。我们相信耶稣，但不会再接受使徒的权威。」他们本质上是说：「我们喜欢耶稣，但保罗我们实在受不了。」爱任纽却说，如果你弃绝使徒保罗，就是在弃绝差遣保罗的耶稣。

「使徒」一词的意思是「蒙差遣的人」。新约意义上的使徒不只是被差遣的人，而且还是被差遣者授权、赋予讲话权威的人。爱任纽与异端争辩时，不过是借用了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判。法利赛人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信神，耶稣，我们不接受的是你。」耶稣是怎么回应的？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约翰福音 6：29）。耶稣是第一个使徒，他是父差遣的那一位，父亦赐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参阅马太福音 28：18）。耶稣所说的都是从父而来，而耶稣任命使徒时曾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马太福音 10：40）。

我们不可能接受耶稣却不接受保罗，除非接受使徒们的见证，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认识耶稣。耶稣自己就曾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这一点保罗也认同（参阅马太福音 16：18；以弗所书 2：20）。

有些教会相信使徒统绪，权柄从原初的十二个使徒一直连续不断地传承到如今。罗马天主教体系下，教皇被视为基督的代言人或祭司，他是彼得的继承人，而彼得被天主教视为第一大主教。他们认为只有从一世纪连续传承下来的教会，才是真正的使徒教会。十六世纪的新教教会反对这种使徒统绪的观念，声称教会的使徒传承并非透过一系列的继承人，而是教义的传承。透过真信仰的传承，使徒的权威得以在教会原封不动

地保存。因此，如今在教会生活中，使徒的权威是透过圣经体现出来。

第四章

有形与无形

很多人想到教会，只将之视为一个体制，有建筑物、领袖、成员、组织，等等。但历史上，神学家将教会区分为两个意义上的存在：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希坡的奥古斯丁对此区分进行了深度的神学阐释，然而人们对该划分仍然存在许多误解和困惑。这一章中，我想带我们回归四世纪，从更深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划分。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地下教会运动。该运动的成员藐视有形、有组织的教会，认为地下教会足以有意识地取代有形教会。因其松散的组织，很多人视自己为无形教会，也就是他们不具有有形的结构。这种观念体现出对奥古斯丁理念的误解，不明白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真正区别。二者并非互不相交的圆圈，一个圈内是所谓的有形教会，然后另一个圆圈是无形教会。

对于奥古斯丁而言，无形教会存在于有形教会当中。或许偶尔会有一些个体归属于无形教会，却不属于有形教会，但这并非常态。这种非常态的特例，包括十字架上的强盗，死之前才归正，没有机会参加有形教会，也不可能十字架受洗。我们知道这种情形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危机时刻，人们深陷于与社会隔绝的处境，例如监狱，就没有机会加入有形教会，与其他基督徒相交。这些人是基督身体的真成员，他们的信仰是真的，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属于有形教会。

还有一种情形，人属于无形教会而不属于有形教会。有的人可能真是神的儿女，但因着属灵上的不成熟，对教会存在严重的不认同，或许因着对地方教会的失望，尚未整全地蒙受圣经的教训。他可能是个新信徒，心想：「我可不想掉到制度化的陷阱中去。」但一旦这个人理解了新约的教训，如果他真

的被圣灵重生，他就会听主的命令，成为身体的一员，其不顺服的意愿到那个时刻也就止息了。

还有的处境恰恰相反。有些人是有形教会的会员，但却不是神的儿女。他们是非信徒，于神的国无分，然而却归属于有形教会的群体。这样的人并不属于无形教会，无形教会完全由选民组成，即被圣灵呼召进入真信心的人。

奥古斯丁也论及这样的处境，他说教会是一个身体，但却是一个混杂的身体。奥古斯丁的理念是从耶稣的教导提取的，耶稣说，教会里有麦子和稗子，稗子生长在麦子里面（马太福音 13: 24-30）。也就是说，有形教会中包含非信徒和真信徒，这意味着教会惩戒上需要小心谨慎。按照基督颁布的惩戒流程，犯了重罪的不悔改成员，最终要从身体中被驱逐，当做非信徒（马太福音 18: 15-20）。然而，基督却为教会惩戒设立了规限，教会必须带着极大的谨慎，不要仓促地将任何人除教，免得将神的真儿女从有形教会里驱逐出去。因此，尽管耶稣颁布了除教的举措，他却在流程周围竖起围栏，要求教会谨慎对待。与其粗鲁地把神种植的麦子拔出来，以洁净教会之名将它们当做稗子毁掉，教会不如继续容忍稗子与麦子共生的状态。

耶稣也用了绵羊与山羊来打比方（马太福音 25: 31-46）。绵羊是那些真属于基督的人，他们真的爱基督、接受他；山羊则是那些虚假认信的人。耶稣的教训表明，人有可能嘴上认信，行动上也符合教会的规定，参加教会的受洗班，领受洗礼，成为教会成员，甚至一丝不苟地纳什一，参与教会活动，规律参加礼拜——但仍然是个假信徒。耶稣论到这样的假信徒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马太福音 15: 8）。

当然了，嘴上的认信是外在的，别人听得见，属于有形领域。但奥古斯丁之所以将真信徒群体称作「无形教会」，是因为真信仰存在于心灵之中，是无形的。圣经说，人是看外表，神却看内心（撒母耳记上 16: 7）。因此，无形教会对我们而言是无形的，但对神却是显明的。基督认识他的羊（约翰

福音 10: 14)，他知道谁是真正属他的，他能读懂他们的心，正如他能读懂撒玛利亚妇人的意念（约翰福音 4）。神可以读懂我们灵魂的光景，无须求助于外在的凭据。他知道谁是真正得救，谁不是，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会上当。当人们外表敬虔得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情况就是假冒伪善。

刚信主时，我跟一个朋友交流，他以学术上的批判能力为荣。他对基督教的真理抱有怀疑态度，我跟他分享自己的信仰，他对我的天真充满鄙视，嘲笑我的信仰。我还记得自己心里是多么紧张。第二天早晨我去教会时，顺着过道一看，我的朋友正跟父母坐在一起。我注意到宣信使徒信经时，他就跟其他人一样站起来，开口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他是说给周围的人听的，他有外在的信仰认信，嘴唇尊敬神，但前一晚刚刚显示出他的心是多么远离神，对基督教信仰是何等藐视。

接受区会按立考核的那天，我有个朋友也要接受测验，他问我：「我要不要认同基督的复活呢？」我问他：「你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不要说我相信基督复活呢？」我很惊讶：「难道你不信吗？」他回答说：「很多年我都不信基督的复活，任何掌握了我们所学的批判理论的人，怎么可能相信基督复活呢？但我知道考核的人当中，肯定有要求我认信的。」他最终还是站在了区会面前做了伪证，宣信他根本不信的事。

教会历史上有过一些辉煌的时段，神以大能更新教会，教会处于属灵大觉醒时期，以至于有形教会几乎全是由真信徒组成。但教会历史上显然也有很多黑暗的时期，教会堕入深度的败坏和悖逆中，以至于教会如圣经所言沦为撒旦的会堂，有形教会里只存在无形教会的一些零星碎片。旧约中发生的事历历在目：以色列全民族蒙召进入与神的团契，整个国家都与神立约，组成有形教会的约民群体。然而到了旧约末期，所能盼望的不过是将来还有一小批敬虔的余民。

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危险。有时我们太强调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不同，以至于将无形教会的数量缩减为一个点。这种病症，我称之为「以利亚症候群」。还记得以利亚是

怎么跟神抱怨的吗？他说他一直努力对神忠心，可叹周围全是不忠不义之辈。祭司和先知全都与他为敌，最后他哀叹道：「只剩下我一个人」（列王纪上 19：14）。神不得不责备他，说他已经保守了自己的子民：「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18节）。从以利亚的视角看，放眼四周，全都是拜巴力的人，敬拜真神的连七个都找不到，更别说七千了。但神知道谁是他的百姓。

再次强调，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跟灵魂的光景有关。耶稣发出过许多警告，最可怕的包括登山宝训末尾的总结：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 7：21-23）

「主啊，主啊」，这样重复的称呼暗示着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些人自认为与耶稣有着深切的个人关系。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是这样的人并非少数，而是很多，很多人都误以为自己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对于这么一大群人，耶稣在末日却要說：「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他们会抗议说：「可是主啊，我是传道人啊！」；「我会说预言啊！」；「我行了许多神迹哪」；「我给人赶鬼」；「看看我在教会做过多少兴旺的事工」。耶稣却要对这些人说：「离开我去吧。」这些人声称自己爱耶稣，却拒绝遵行他的命令。

加尔文对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划分表示为难，因为尽管唯有神知道忠心之人的心，但无形教会并非没有有形的临在形态。相反，加尔文说，无形教会的任务就是将自己彰显出来，真信主的人应当成为世界的光，使他们的信心如同明光照耀，见证他们的主。

第五章

何时可以离开教会

我们已经看到了假信徒的存在，人可能发出虚假的信仰告白。那么，一个群体有没有可能如此呢，即一个有形教会群体发出虚假的认信？亦或者，教会是否可能败坏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不再能称得上是真教会？换句话说，教会何时不再是教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我们的决定，不论是加入还是离开特定的教会，答案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教会的本质。

要理解何为真教会，有必要探讨下教会的起源。基于教会的不同元素，这个问题存在多种答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

法国天主教神学家伊夫·康加尔（Yves Congar）追溯教会的源头一直到亚伯。他将亚伯的敬拜和献祭跟该隐虚假的献祭相对照，后者明显是不真诚的。亚伯的敬拜是神所悦纳的，而该隐却遭到了神的不悦。最终，该隐因着愤怒杀害了自己的兄弟。论到何为神所悦纳的敬拜以及教会的起源，康加尔情愿一直追溯到亚伯。

其实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我们可以说教会起源于伊甸园，因为不论哪里有神与被造物的团契，哪里就有教会。此外，人受造就是要敬拜神。堕落以前，亚当夏娃与神在清凉的傍晚同行，他们自然是崇敬神、侍奉神、敬拜神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教会起源于伊甸园。

但如果将教会理解为选民，如同奥古斯丁所言，那么时间线就更远古了。我们可以说，大地根基被立时教会就已经存在，那时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得救的选民（以弗所书 1: 3-6）。

如果采用另一种路线，只看新约历史中教会的起源，那么许多时刻都会涌现，例如基督受难之日、复活之日和五旬节。此外还有楼上的圣餐，耶稣与门徒最后一次度过逾越节。为了一起庆祝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巨细无遗地供应了一切所需。逾越节要按照神在出埃及记设立的规矩庆祝，每个元素都象征着神的救赎之举。门徒们共享逾越节的晚餐时，耶稣却改变了流程，他举起饼和杯说：「这是我的身体」（马太福音 26: 26）。这并非旧约的礼仪，然后他又举起酒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28 节）。这是在正式引入世纪以前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耶利米书 31: 31-34）。耶稣在楼上房间所宣告的新约，第二天下午得到了成就，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教会倾洒宝血。

另一个可以作为教会起源的时刻是司提反之死（使徒行传 7），司提反的死给初期教会带来一场危机，起初基督教会几乎都是由犹太信徒组成，但犹太权威跟基督徒群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不再能容忍基督教的观念。司提反因见证基督被杀，标志着犹太群体之间的决裂，以及基督徒群体的兴起。

但司提反之死并未导致犹太人和基督徒完全决裂，司提反死后，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遭遇逼迫（使徒行传 8: 1-3），扫罗替打死司提反的人看衣服，后来又在会堂里传讲基督的福音。换句话说，直到主后 70 年，被逼迫的基督徒少数群体，仍然试图与犹太群体维持关系，哪怕被他们逼迫。

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教会空前分裂的时代，因为一些小细节的分歧，而非大教义的差异，人们就愿意离开或分裂教会。分歧常常不在于诸如三位一体这样的重大教义，而是性格不合，或是小细节上意见不一。有形教会的分裂显然并不理想，但有时也是必要的。有时候，教会太过败坏，以至于信徒不仅「可以」离开，而且「必须」离开。这也适用于教会分裂的处境，比如一群人离开一个教会，加入或组建新的教会；个人或家庭决定离开某个特定的教会。何时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危机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十六世纪。曾经有这样的时期，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极大的挣扎。路德往德国威滕伯格教堂的门前钉上九十五条论纲的时候，他完全想不到此举会引发怎样的风暴。那时大学里的学者经常呼吁展开学术或神学辩论，路德也是这个思路，他想针对德国的赎罪券展开一场探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本来是为辩论准备的，然而因着印刷术的问世，他的论文却很快流传到千家万户，传遍了整个德国。新教改革就此爆发。

路德完全没有料到自己的行为竟然会掀起一场教会史上最大的分裂。他因为因信称义的教义被审判时，另一场危机爆发了。教皇利奥十世发布了驱逐路德的教皇令，开头是这样写的：「主啊，求你兴起，你的葡萄园里有一头乱闯的野猪！」教皇所指的野猪就是马丁路德，教皇给路德定罪，将他从有形教会驱逐出去。

但路德并未保持沉默，尽管被除教，但成千上万的人与他站在一起，其他改教家也纷纷加入。加尔文原初有意成为罗马天主教的神父，然而因着良心的缘故，他选择与路德站在一起。新的教会逐渐从旧有体系中分裂出去，人们开始询问：「跟存在了千百年的教会相割裂，打破这样的团契和相交，到底是否正当呢？」

路德在《意志的枷锁》一书中回应天主教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路德感谢伊拉斯谟不就细节问题烦扰他，但他们在路德认为的重要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路德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拣选的教义是教会的核心。他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议题，是教会存亡的根基。如今，我们可能不认同路德的主张，但路德深信唯独因信称义具有至高重要性，因为涉及到人如何得救的问题，具有永恒的后果。

这可不是教会的地下室要刷什么颜色的问题，而是真实的冲突，路德说，他愿意为之与全世界的权力体系为敌，就是重要到这种地步。路德认为，他如果不挑战教会权威，就是在藐视神。因此在路德看来，要么背叛基督，要么抵抗教会。

到了这般境地，对于任何人都是噩梦。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许多人都会面临这一两难境地，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有些地方的有形教会比十六世纪的天主教糟糕得多，跟这些教会比起来，当年的天主教会几乎显得很纯洁。有些教会不仅否认因信称义，而且否认基督的神性，甚至否认神的存在。如今许多教会不仅容忍可怕的罪，而且予以支持。

我们看到的是否只是暂时从恩典中失落，以后会回转，还是确实的背道呢？以色列发生了背道的情形，假先知抵挡自己原初认信的信仰。背道者就是宣认信仰之后又否认的，这个词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可怕，但用它来形容教会却更加可怖。十六世纪，改教家不得不思索，罗马天主教是否已经堕落到了背道的程度。

如今冲突氛围跟十六世纪已经截然不同，但宗教改革给新教徒带来了必要的神学反思，促使他们询问真教会的标记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便可得知是继续跟天主教在一起，还是必须离开。最终，他们认为真教会有三个标记，我们也可以将这三个标记应用于我们的处境，决定是否要离开一间特定的教会。

改教家认为，真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福音的宣讲。真教会宣讲福音。

第二个标记是圣礼的执行。天主教有七个圣礼，但新教运动将之缩减为两个：洗礼和圣餐。有些人试图完全抹灭圣礼，但改教家认为，若是拿走了圣礼，教会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按照改教家的观点，任何认信的基督教会若是否认圣礼，就不再有资格自称为真正的教会。

第三个标记是教会惩戒。过去教会采用过非常极端的惩戒手段，例如刑架和火柱。教会认为，如果能救人免于地狱的烈火，那么任何肉体的折磨都是正当的。尽管这样的手段非常扭曲，但教会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如今，跟随改教家的步伐，惩戒不再包含肉体的折磨，而是属灵意义上的，包括劝诫、停餐和除教。教会惩戒的目的是感化迷失的人，维护教会的纯洁，捍卫基督的圣名。

然而核心问题在于第一个标记：教会是否传讲福音？还有一个问题与此相关：教会若要称得上是真教会，宣讲的福音必须纯正到什么程度？有些人因着一些教义细节上的争议，也会分裂去建造新教会。对于有些人而言，任何的分歧都是分裂的根基，足以成为组建新教会的理由。但这并非改教家的观点，他们以福音的宣讲为标记，但意思是福音得到「本质性」的宣讲。也就是说，教会持守并传讲福音本质，什么是福音本质？就是离了这些就不是福音了。例如，如果教会否认基督的代赎，就是否认福音，因为基督的代赎对于救恩论而言是根基性的。

我们接受的任何错误都会影响福音和教会的健康，我们也确实存在许多谬误，但并非每一个谬误都严重到有害福音本质的地步。因此改教家认为，当教会否认福音的本质元素，那么就不再是真教会。这也是为什么新教和天主教都不承认摩门教或耶和華见证人是真教会，这些宗教否认基督的神性，而基督的神性是基督教的核心元素。同样的道理，路德认为唯独因信称义也是福音的本质要素，任何否认该教义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

教会的首要标记大概是最重要的，在第一个标记上跌倒，就不是真教会。其他两个也是如此，如果教会否认或褻渎圣礼，如果教会对严重的罪行没有惩戒，那么按照改教家的观点，这样的教会就不再是真教会。

作为个人或家庭，我们应用这些标记时必须谨慎耐心。教会如个人一样，也会严重地跌倒，然而如果能够悔改，还是有回转的余地。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犯两个错误：一方面，我们不能太草率地分离；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要宽容不可宽容的错误，以至于否认基督。

第六章

直到地极

教会在世界上有何使命？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我们作为教会成员在这个时代肩负怎样的职责。

还在神学院装备时，我曾有机会跟一位年长的牧者交流。我就一些问题「刁难」他，询问他的见解。之后画风一转，换他来考考我了：「司布尔，教会更像是军队还是医院？」我片刻都没有犹豫，这个问题太容易了，我说：「很简单，教会是一支军队。」我热血沸腾，作为一个天国的年轻人，我已应征入伍。在我眼中，教会的首要职责是作为一支属灵大军为神的国征战。我并不认为教会主要是人们得医治的地方。这样的观点在年轻人身上很常见，我们喜欢冒险、战争和征服，不喜欢服侍那些痛苦、孤独和受伤的人。当然了，这位智慧的牧者满有爱心地责备了我，告诉我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对立陷阱。他说：「孩子啊，教会既是一支军队，也是一间医院。」

有时人们会说，教会是唯一会射杀自己伤员的军队。这句嘲讽体现了人们的经历，教会没有给人当有的服侍和照料。如今，我们去教会确实是为了被牧养，但我们一方面经历教会的医治，一方面也是进入了战争。如同保罗所言，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而是与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教会要想是真教会，就必须在世界中做一个征战的教会，一个战场上的教会。教会尚未完全得胜，尚未得着荣耀，没有人不上战场就能打胜仗。圣经明确呼召我们应战。

论到司提反的受难，那是教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犹太的宗教领袖定罪司提反为异端，实际上他传讲的才是真信仰。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他的受难，随后我们读到：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 8: 1-4）

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了初期教会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章开始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为什么逼迫先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耶稣升天时，他要求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1: 4），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1: 8）。耶稣指教门徒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这能力有何目的？基督要将圣灵倾倒给教会，使教会得着宣教的能力，基督已经明确设定了教会的使命和任务。升天的时候，门徒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6节）。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8节）。

基督给教会的使命从耶路撒冷开始，接着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最终蔓延到全世界。基督颁布这个使命，是在门徒询问神的国何时成就的背景下（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本质上是说：「你们的问题错了，这时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耶稣要升到天上的父那里去，他要去参加他的加冕礼，升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的国度是不可见的。

彼拉多审问耶稣时，曾经探究耶稣的国，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约翰福音 18: 33）。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36节）。这是否意味着耶稣并不统治这个世界，他的权柄不涵盖这个世界呢？非也，恰恰相反，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基督。升天时，基督已经作为万王之王登上他的宝座，执掌宇宙的王权。

你认为，华盛顿的权力掮客们每天做决议时，会征求万王之王的意见吗？你认为，世界上的政客们，是在执行万王之

王的旨意吗？非也，此时无人能看到基督高高的宝座，神的国在当下是看不见的。

那么基督给教会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呢？如加尔文所言，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使无形教会彰显出来。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蒙召作基督的见证。按照基督徒的行话，「作见证」这个词其实就是「传福音」的意思，但在圣经中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词。「作见证」这个词内涵更广，「传福音」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却倾向于颠倒这个从属关系。换句话说，教会蒙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神的国和基督的王权作见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形式便是宣讲福音，也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作见证的重要形式，但教会怜悯穷人、供养饥饿的人、给干渴的人水喝、遮盖赤身露体的人，或是探访坐监的人，这些都是作见证，如此行，教会便是在彰显基督的统治。

我们的一般任务便是作见证，不论是服侍病人和囚犯，还是做好本职工作，亦或是用言语去传讲福音。这些都是各种形态的作见证。有趣的是，翻译为「见证」的希腊单词是 *marturia*，也是「殉道士（*martyr*）」一词的来源。那些为神的国作见证以至于牺牲性命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殉道士——这个称呼不是因为他们的死亡，而是因为他们作了见证，透过他们的认信和顺服彰显了神不可见的国度。然而只有当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才会存在殉道这回事。世界并没有兴趣屠杀战场上的逃兵或是缴械投降的敌人，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自己的信仰，才会存在殉道的危险。

一世纪的教会无须等太久就遭遇了逼迫，耶稣已经警告他们：「世人既然恨我，也会恨你们。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如果你们跟随我，如果想分享我的荣耀和升高，就必须乐意效法我的降卑、受辱和苦难。」当逼迫的烈火降临初期教会，耶稣才刚刚离开。这场逼迫极其严酷，以至于基督徒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

按照神的护理，这场逼迫有他的美意，使得教会离开耶路撒冷进入犹太和撒玛利亚，最终走向地极。使徒行传 8: 4 写道：「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就是逼迫的合成效

应，教会被迫就会分散，一旦分散，分散的人反而到各处传讲福音。

那些被驱赶的人是谁呢？「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使徒行传 8：1）。一世纪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而且是由平信徒组成的。使徒们还留在耶路撒冷，是平信徒分散到各处，做了传福音的工作。

教会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装备圣徒从事侍奉。教会不只是一要喂养我们的灵魂，预备我们迎接天堂，而且要训练并帮助我们获得在世界中侍奉的技能。每个基督徒都蒙召参与教会的侍奉，不论形式如何。只有当教会的平信徒获得了驱动和力量，教会的征战才能对世界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事工委身于装备平信徒，使他们得着知识和口才。基督的军队需要受过装备、有技能的士兵。

历史上，基督教受逼迫是常态，而不是例外。倘若我们没有受到逼迫，那么并非因为我们已经打赢了，如今人人都是基督徒了。我们之所以没有受到逼迫，是因为我们对世人而言已经不再构成威胁，我们被划分到一个自留区，政府说：「只要你们守规矩，在划给你们的界限内活动，就有自由和保护随便祷告读经，随便唱诗。但如果你们越了界，就要你们的脑袋。不要把你们的信仰带到公共领域。」一旦我们越界，很快便可体验逼迫的大锤。但初期教会为神的国征战，他们预备好为基督殉道。

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名人堂最后，作者总结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希伯来书 11:32-33）。这就是征战的教会，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

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希伯来书 11: 34-38)。这些信心的伟人全都仰望一座更美的城，一座神亲自建造的城(10节)。他们每个人在天路旅程的最后，都越过了战争的终点线，从征战的教会迈入得胜的教会。除非我们愿意征战直到死亡，否则我们并没有忠于教会的使命。

即便是我们受逼迫没到赴死的地步，即便作见证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仍然蒙召参与教会的使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有任务在身。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蒙召参与这样的任务。离了我们教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呼召也不能独自一人完成。我们需要教会，教会也需要我们。

